

中德文化叢書之十五

赫貝爾短篇小說集

中德學會編譯

赫貝爾短篇小說集
ERZÄHLUNGEN

赫貝爾著
楊丙辰譯

von
Friedrich Hebbel
übersetzt von Yang Bing-dschen

中德學會編
中德文化叢書之十五

DEUTSCHLAND - INSTITUT
Peiping

Schriftenreihe, Band 15

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初版

平

◆(84617)

由中德文
化叢書
赫貝爾短篇小說集一冊

Friedrich Hebbel

每冊實價國幣壹元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Friedrich Hebbel

譯述者 楊丙辰

長沙南正路

版權印翻
所必究

王雲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目錄

理髮師齊德蘭 Barbier Zitterlein	一一三七
高等衛生顧問官底夫人 Die Obermedizinalrätin	三八—四三
斯特拉斯堡城內的一晚 Ein Abend in Strassburg	四四—四七
紅寶石 Der Rubin	四八—六〇
兩位浮浪人 Die beiden Vagabonden	六一—九七
施諾可 Schnock	九八—一七七
我們時代上的一種苦悶 Die Leiden unserer Zeit	一七八—一八二
馬韜 Matteo	一八三—一九八
荒島先生和他的家庭 Herr Haidvogel und seine Familie	一九九—二一六
安娜 Anna	二一七—二二六

保爾最堪紀念之夜	Pauls merkwürdigste Nacht		一二七——一二三五
牝牛	Die Kuh		一二六——二四一
裁縫師傅乃部木克施來格爾在獵取樂趣的道路上			
Der Schneidermeister Nepomuk Schlagel auf der Freudenjagd		二四二——二六二	
獵人家內的一宿	Eine Nacht im Jägerhause		二六二——二七五

赫貝爾短篇小說集

理髮師齊德蘭 短篇小說（一八三六作年）

一

天色已經晚上來了，理髮師齊德蘭正自在家中的棹前坐着。棹上點了一盞很明亮的燈，照見他一個長大而細瘦的人物底面容。他儘管坐在那裏發呆，不顧他的女兒啊嘉得端上來的晚飯。他的女兒也向棹前坐下，拿起錫製的羹匙來，叮噹亂敲，爲的是要把她的父親自呆想中驚醒；最後她低聲說：

「父親，你不吃飯嗎？」

「是的，吃飯。」齊德蘭回答，並且更向棹前挪近了一點。

「一盤麥酒湯？唉，你可愛的，熱心的好孩子！」

二人開始進食。可是齊德蘭又犯了先頭呆想的態度，只略少吃了一點。啊嘉得不時地拿眼睛瞧她的父親，露出可憐他的樣子來。既而她也住手，把羹匙放下不吃了，她開始將棹上的盃盤等物撤去。

「你已經吃飽了麼，啊嘉得？」父問，並且向他的女兒釘了極熱烈的一眼。

「你知道，我晚飯是不多吃的。」啊嘉得回答，「但是你，父親，你可不該卑棄這盤滋補的好湯啊，因為這是你向來所喜吃的呀，牠實在與你的身體有益哩。」

「你說對了，我的孩子，可是我更吃不下去了，因為今天是最後的一晚，我們倆個還能這樣親熱地在一齊！」

「最後一晚？」啊嘉得問，並且很驚疑的樣子瞧着她的父親。

「自然是最後的一晚了，」——她的父親答應着——「你知道，明天我要去接一位夥計到舖中來，那麼這種親熱的情形就要過去了！」

「我的上帝，父親，我真不能明白你的意思。我想，你這大的年紀，有個夥計，可以作你的助手；你也可以藉此休養一下子了，並且一位青年的人，像這麼個夥計，是與我們這單調的，寂寞的家庭很合適的；你這可用不着再這麼常常地坐在那裏默思悶想了，並且我——」

「你更不覺寂寞了，不是嗎？」——齊德蘭很激烈地打斷她的話頭——「這可對了，我的孩子，你也來欺負我能！」

「父親，你這說的是什麼意思？」——啊嘉得很柔和地回答他，並且立在了她父親底面前——「你知道，我是敬愛你的，並且你知道，倘若我看見你這樣深深地坐在那裏悶思，那我並不感覺寂寞，實在只是感最深的憐憫，甚至要感恐怖哩。」

齊德蘭抓着她的手，並且將她的手按到自己的胸脯上頭來。然後他說：

「你怨我，可愛的女兒，這都是我所知道的，這實在也不能是別樣的，因為你是我惟一的，一天比一天親密地和我共長在一齊的個寶物，但是正爲這緣故——你瞧，可愛的孩子，我並不是一棵樹，把根子紮在了地中，以空氣和陽光爲生活：牠是無須顧慮及牠的同類的，但是我是一個人，應當同人類在一齊生活，我甚至要愛它們哩，因為它們是不幸的。但是從我的最深的心曲中說，若是他們向我走得太近了，我就要恨他們，若是他們到我的家庭裏來，我就要殺死他們。我只是要你一個人，只要你一個人；叫他們來作什麼呢？他們不是也有妻和兒的麼？我到他們的妻，他們的兒跟前麼？但是這我可不得不親自去迎接一位夥計到舖子中來了；我不得不，因為我年紀老了，警察長以爲我的雙手戰顫，不能叫我再作向身上放水蛭，並割血管子放血的外科事情了。可是一有個夥計來到舖子裏，他就要伸他那冰冷的魔鬼拳頭到我的至神聖的感覺中來了，他處處都要攪擾和破壞着妨礙我哩，他要同我們在一所房屋內睡覺，同我們在一張棹子上吃飯，這可就是我所不能容忍的了！」

「可愛的父親——你是有病了！但是——她又低聲加上了一句，並且面上露出像刀子割了心的一般的悲傷——「但是他却不能是別樣的啊；這總不能不是這樣的呀！」

「不然，女兒，我並不是有病的，我只是預先看明白了將來要來的事情。唉，我害怕我的夥計！不是有些人們底面容，如同地獄裏的鬼臉一般，要來注視我的嗎，不是有些人們底眼

睛，牠們的仇視的，睥睨的光線要來殺了我的嗎？你從不會見過毒蛇一般的微笑麼，牠束縛你一切的欣幸，一切生命上的快樂？」

二

次日清晨，齊德蘭一早起牀，動身到附近的城內去——他是住在一座有教堂的村落叫作明村中的——爲的是要在城裏的理髮師旅社中尋找一位夥計。對於他的詢問，是否有來了的夥計，旅社老父回答他說：「是的，不錯，昨天晚上纔到了一位安靜和藹的青年。」並且他敢斷定，這位夥計是喜歡找事作的；因爲冬天快到了，遊行要不便當的了。沒有多大一會兒，那位青年的夥計，就從警察局回轉了來，他是到那裏去辦理他的證書和執照去了；他的貌像長得很體面，一頭的金黃髮，蔚藍的眼睛，並且舉動之間，很透露着溫良活潑的神情。

「明村有活計給你作」——旅社老父向他迎面呼去——「這座莊村離這里有半點鐘的路程。」

「這是我喜歡的。」那位青年夥計回答，並且向着旅社老父與他用手所指示的齊德蘭底身前走了過來。

「我一個星期只出二十個啲囉嚟（見註）的工資。」齊德蘭說着並不仰頭瞧他。

「這可是不多」——那位青年夥計回答——「我向來是二十四個啲囉嚟的工資的。但是我

容納你的提議。請你這裏瞧我的主顧和我的工作的證書罷。」

「你只用把這些東西都揣了起來吧。」——齊德蘭回答——「這我不過問。你告訴我你的名姓，要一杯燒酒來喝了，就同我走罷！」

「我的名姓是轡哈得·齊格烈；燒酒是不喝的。」

「可是葡萄酒爲一位每星期只賺二十個幣囉嚟的理髮師未免太貴點了吧！」齊德蘭含了一種譏刺的微笑說着，把自己要來的一杯燒酒喝了下去。

既而齊德蘭同轡哈得自旅社中動身回家？他們兩個並着肩膀默然地向前邁步，因爲轡哈得無論怎樣地兜搭着說話，他總是得到一種短促的，並且好幾次很刻毒的答覆，他最後也失掉了再向下攀談的興趣了，因爲這顯然是齊德蘭要避免的。及至他們將近明村的時候，天開始下起雨來了。「我們還要淋濕的？」轡哈得說。

「一個到處遊行的夥計應當習慣這樣的事情！」齊德蘭回答，並且邁步比先頭愈加緩慢了。轡哈得看他這神情，摸不着頭腦；有時一句鋒利的話，已經到了他的舌尖上，但是他一瞧見這位峻拒着他一切和藹語言的人底慘白窄瘦面容，就把話又吞了回去。「也許他是有病的！」他心裏在想：「並且若是你在他那裏不合適時，一個星期以後，總可再束你的行囊了！」他們這時到了齊德蘭底屋前，並且走了進去。啊嘉得從廚房內走出來，迎接着他們，他是正在那裏預備午餐的；她熱誠地說：「午安，可愛的父親！」但是她的父親還不等她完全同這位新來的夥計

打個招呼時，就把她差不多魯莽的樣子又推回廚房中去了，而且向她呼着說：「你不要來管我們的事情！」然後他就把爲轡哈得預備的房間和牀鋪指示給他，將那裏放着的一座立櫃上的鑰匙交給他，又請他自己安置一切，這纔隨卽向廚房退去，尋他的女兒。

三

啊嘉得將午餐端了上來，並且問齊德蘭，是否可以去喚那位新來的夥計吃飯。齊德蘭並不向她作答，急忙立起，親自去作這件事情。他默然地同轡哈得走過來，靠他女兒底身傍同他向桌前坐下，並且極簡單的請他進食。正在吃飯的時候，幾乎沒有一句話說了出來，雖然這種令人感着不安的寂寞差不多這樣壓迫着啊嘉得如同壓迫着轡哈得一樣；既而轡哈得飯畢走開了。他剛出了這間屋底門，齊德蘭就向她女兒發問道：「這夥計進屋時，你爲甚麼臉上飛紅？」

「天哪，父親，」——她回答——「這連我自己還不會覺得哩，並且假使這是果然的，那在一位從未見過面的人底面前臉上發紅，也並不是一件甚麼奇怪的事啊。」

「你的話很對，可愛的女兒，」——齊德蘭放心說——「這也不至於是有別的原因的；但是你知道，眼皮前的事情，我總是最容易含糊不明的。現在我要去叫這位夥計把他的字據交給我，親自送到警察長那裏去一趟。一點鐘以內，我就可以回來了。」

他由一個小匣內取出幾把剃頭刀，拿在手裏，到轡哈得底屋內找他。

「我得到警察長那裏去替你報告，」——他向這一位說——「請你把你的字據拿出來交給我。你可以趁着這閒空稍微把這幾把刀子來磨一磨，明天好用。」

繆哈得取出字據交付與他，他就走了出去。

繆哈得要開始去磨那些刀子；但是他發覺，齊德蘭忘記交給他一塊磨石。因此他就到齊德蘭底寢室裏去，正碰見啊嘉得在那裏。

「你怨我，若是我打攪你。我得磨這些刀子，可是你父親沒有把磨石交給我！」

「唉，」——啊嘉得回答——「我的父親有時有點精神錯亂；請你不要在意，他素常倒是很好的！」

這幾句在極誠摯的懇求聲調裏說了出來的話深深地感動了繆哈得，因此他就舉目更詳細地瞧了瞧這位爲他的乖僻的父親雖這麼簡單，却這麼迫切地辯護了的女兒。可是這時門鈴響了，齊德蘭走進屋內，因爲他忘了自城內捎回，須要轉呈警察長的一封信，因此纔又折回來取這封信。他一見繆哈得在他的女兒跟前，他的眼中登時起了激烈的怒焰。

「你大概真是磨刀的能手吧，」——他向繆哈得怒呼——「你現在可倒有工夫談閒話了麼；並且你，啊嘉得——」——「請你原諒，」——繆哈得打斷他的話頭，他只是因爲瞥見了這位美麗慚愧，羞慚滿面的女子一眼，纔止住了他的激烈的憤怒，不向她的父親發洩。——「請你原諒，我只是要來取一塊你忘記交給我的磨石。」

「一磨塊石麼？」——齊德蘭回答——「啊不錯，哪拿去吧，拿去吧，這裏就是？」
——轡哈得拿起磨石，向自己的室內返回。

四

次日清早轡哈得剛起牀，齊德蘭就走到他的屋中來給他送早餐，然後又同他到村中各主顧家裏去，親自介紹他的新來的夥計，以便將來聽他們的呼喚。這件事情作完之後，他獨自轉回家中，把轡哈得留在當地一位釀造啤酒的人底家中，令他首先開刀嘗試這個人底堅硬的鬚鬚。

「你來得正是極高的時候了，青年的夥計，」——多璧雅先生向轡哈得說。——「你的師傅實在太令人不堪了，要是這村中只再有一位其他的理髮的，那他連一個主顧也保存不住的。至少從我一方面說，我近來寧可到城裏去理髮，也不到他那裏去了。」

「他上了點年紀，恐怕是雙手戰顫吧。」——轡哈得回答說。

「要是這樣，倒沒有甚麼要緊了，」——多璧雅先生回答——「他簡直是瘋了，魔鬼纔肯把他的脖項交付一位發瘋的刮臉的人去撥弄哩。十四天以前，我在他的理髮室裏曾同他出了個錯，使我一輩子也忘不了。我照着我的習慣，星期六晚上到他那裏去，請他給我刮臉。他一開頭時，倒安靜勤懇地作他的這事務；但是我忽然覺得一種激烈的疼痛，我的血流出來了，我這纔知道，他是把我頸上的一個疣子給刮掉了。這固然還能過得去，況且他又是乘著燈光給我刮

臉；但是我向他問，是否不會瞧見時，他作出一種癡笑向我回答說：『你感謝上帝罷，這割的不是你的脖項！』他說着這話，就把他的刮臉刀子舉了起來，好像就要照著我的脖子來的一樣。我自然急忙地跳起，抓住了他的手。這一來，他忽然又恢復了先頭的原狀，並且問我，是否懂得開玩笑，又請我寬恕他的不小心，就安安靜靜把他的事務作到了底。但是這一下子可冷透了我的骨髓了，那一種癡笑的聲音，我可是不能再忘了的；因此我就立時到警察長，我的隣居那裏去，把這件事情告訴了他，他也是這樣地爲他的咽喉戰慄如同我爲我的，因此他就命他僱一個能幹的夥計到舖中來，要不然，就要停止他的營業了。」

「這都是很希奇的，」——轡哈得回答——「並且你這幾句話幾乎要把我除掉頭八天之外，再在齊德蘭先生地方多待幾天的興趣給喪送了。」

「這我可不能怪你，青年的人，」——多璧雅先生回答，轡哈得正在向他的臉上塗肥皂——「這個齊德蘭無論從那一方面觀察，都是個世上極乖僻的人物的。他有這一個青年的女兒——你大概見過了——容貌倒可以，軀體也秀麗；那們你相信，這個可憐的女子可以去赴跳舞會和熱鬧的集市，如同其他的女子們一樣了麼？一年的工夫纔准他一次兩次參與一種娛樂的事情，並且每次他那位發瘋的老父親總是在他身後嘮嘮叨叨的，好像，上帝恕我這句無理的話，好像他自己能娶他或要娶他作妻子的一般。這是理性麼？一切的雷電，我的女兒和警察長底女兒所到地方總不至辱沒了一個理髮師底姑娘吧！」

「那們這個女子可真是可憐。」——轡哈得說。

「她自然是可憐！」——多璧雅先生回答——「她不過纔十七八歲的年紀，爲這們年青的個人兒玻璃與木框未免太壓迫了。可是她的父親恰切也穀可憐的了。假使他自來就是這們個險怪的人物，到是沒有人去說他甚麼的了！」

「那麼他不是常常這樣的麼？」轡哈得問。

「不，實在不是的！」多璧雅先生回答。「一個瘋子，他固然自來就是的，但却仍不失爲一個好理髮師，一個快樂的人兒在社交裏。他固然常想著往高處去，寧可把時間消沒在無意識的事情上頭，譬如說在書本上，也不肯去打球散心，他也從不曾滿意牧師令他把鬚鬚給他刮去，他恨不得代替了他登教堂的講臺，宣講聖道——但是這對於他現在的狂本能算得了甚麼呢！」

「那們他這顯著的改變——人們不知道牠的原因在那裏麼？」轡哈得插言。

「命運！命運！」——多璧雅先生回答着——「就是這緣故了！我的覓漢能馱兩口袋麥子，許多的人們馱一口袋，就要壓倒地上了。差不多二十年前，在這裏獸疫流行，牲畜大死，我整整地喪失了十三頭牛和好幾匹馬，都是漂亮的，養得肥頭大腦的些動物？但是我心裏想；這是上天的意旨，無可如何的了，於要我安然地吸我的煙，并不在意。理髮師底妻子在五六年前死掉，他竟因此發瘋。就是這緣故了？」

轡哈得這時已竟把多璧雅底鬚刮完，他現在把擦臉的手巾遞給了他。多璧雅先生把臉擦過之後，對正在包裹他的器具的轡哈得說：

「你令我很滿意；我喜歡，你晚上無事時，常來我家裏談話，你在你的師傅底家裏一定要大感悶倦哩。」

五

齊德蘭一日晚間同他的女兒寂寞地在屋子裏靜坐着，轡哈得穿了星期日的麗服，忽然走進來說：

「師傅，你不反對吧，若是我現在出去一霎時；多璧雅先生，那位釀造啤酒的，已經請我好幾次了。」

「這可以的，很可以的，」——齊德蘭和藹地回答——「我絲毫不反對，你要去，就去，願意回來，就回來吧；我希望你多多地得到些快樂！」

「我也希望的！」——啊嘉得添加着說，她在她同這位青年之間苦悶的情勢之下覺得非常地壓迫，他來她的家裏，她却是不可以同他說句和藹的話的。

轡哈得出去了，可是齊德蘭登時捉着這機會來叱責啊嘉得寥寥數字，衝口而出的這一句話底不當了。

「你瞧，可愛的女兒」——他說——「我收留這個夥計時，曾允許給他二十個鎊囉，週資，吃的，喝的，和一間睡的屋子。這一切的我都給了他，完全地守了我所允許的話。親愛和氣我却不曾允許了他，我倒更喜歡瞧哩，若是你肯拿着你的些親愛和氣更儉省着點使用。我覺得如同刀子割我心一般，若是你拿眼瞧他，我恨不能打你哩，若是你同他說話。」

「你向我要求不可能的事情，父親」——啊嘉得回答。「我總不能生硬地，凜然地對待這位夥計，彷彿我是一塊石頭吧。」

「這，你用不着的！」——齊德蘭打斷她的話頭。「可用不着的，若是他向你問安，你說謝謝他，若是他說！今天天氣好！你就說：是的。但是你要趕快回到你的屋子裏去，若是你的舌頭不能停止的時候，你就同你屋子裏的白玉鳥繼續着對談吧。至寶貴的女兒，若是你知道，你這樣能給我省去多樣可怕的苦惱——你一定要作一切我向你所要求的哩。這與你能這麼難麼？你不覺得一般這麼堅固，這麼難分離地拴在了我的身上，如同我這麼拴在了你的身上麼？你不是我的肉，我的血麼，我覺得，你好像是我自己身上的一部分；你所思想，所感覺的，都是我的，我不和一個外人均分我的所有；那們連你，女兒，也確切地相信罷，只有我的胸懷，纔是能感動你的胸懷的。」

一滴淚珠由這位慘白面皮的老人底眼裏流了出來。啊嘉得倒入他臂腕裏。忽然他抓住了她的兩隻手，瞧著她的眼說：